

曾其祥 著

额尔齐斯石

下册

❖ 额尔齐斯石

❖ 鸳鸯洞

❖ 二难定律

❖ 印象

❖ 斑点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额尔齐斯石

曾其祥 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额尔齐斯石	1
-------------	---

[简介]阿尔泰深山中,一位母亲得到一枚举世罕见的额尔齐斯石,据说价值连城,这位母亲无法摆平儿女们为此的争夺,意外吞此宝石而死。围绕是否开膛取宝,引发了儿女们触目惊心的故事。人间万象,尽现其中,故事奇特,耐人寻味……

鸳鸯洞	48
-----------	----

[简介]远离人烟的铁路建设工地,环境是极其艰苦的,最苦莫过于想家想亲人,而尤其苦的是那些新婚的年轻人,当美丽的新婚妻子来到工地,按工地人俗语:却无法“办事”……这是一个反映建设者艰苦卓绝生活的故事。



二难定律	94
------------	----

[简介]个人与公心事业间,企业与企业间,个人与个人之间,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面前,出现了不可调和的二难问题。所谓二难,其中看似有一段不正常的男女情,实际是传统机制与新机制下矛盾运动,是坚守与诱惑的抉择难题,是精神与物质的需求矛盾。按二难定律原理,解此二难,只

有推翻前提,但前提是不能推翻的,为此,这位厂长最终被逼无奈,采用了出人意料的“高招”……

印象 163

[简介]20年前,兵团农场值班连被称为“烧狗”的沈状元,狂追张玉英,一厢情愿,方法简单,搞坏了印象,成为笑料。20年后,有修理农机专长的“烧狗”沈状元发了,成为了农场的弄潮儿,而这时张玉英的日子窘迫。一个因老婆偷情离了婚,一个死了老公,为此,朋友们又打算重新撮合他们,虽然时过境迁,但由于对“烧狗”印象不好已根深蒂固,在传统印象和现实生活方面,结果会怎样呢……

斑点 231

[简介]外逃事件已过去40多年了,过境人生活的怎么样?当年,他们除了被欺骗,我们的责任是什么?重要的还在于,今天应该怎么办。两国关系解冻了,终于得以过去了,我们虽然看到了外逃人们的凄惨,但有一些人,对自己曾经的责任与作为,认识并不是很到位的。我们需要一定的反思。

后记 300

印 象

第一章

时下,如果说谁“作风不好”,可能不会引起太大麻烦。而在早年,假如谁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,就会被打入另类,这人就算死定了,何况还是个明目张胆冲锋陷阵的家伙。

张玉英因为独唱一时风行的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那首歌,一下红遍了全团。

由此,在值班连那片不大的区域里,每晚都能听到有人在用二胡拉此曲。

此曲缠绵着整个连队的夜空,掺和着边境萨吾尔山清风,飘荡在静静的乌拉斯特河面,轻绕着高高的钻天杨,穿梭于浓密的沙枣林,碰撞在一排排洁白的营房之间,骚扰着女职工宿舍里不知所措的张玉英。

拉二胡的人叫“烧狗”。

对此,文化教员王文涛说:“‘烧狗’又发情得啦”。

张玉英到这个连队那刻起,只知道那人叫“烧狗”,都这么叫,不这么叫反而错了似的,这么叫了,那人也答应,否则,他也错了似的。

其实，“烧狗”名叫沈状元，他的正名如同狗头上戴着顶礼帽一样，叫人觉得滑稽离谱。别的不用说，就因为说他“作风不好”。

最近，“烧狗”经常拉二胡到很晚。他虽然也拉《奔驰在千里草原》、《赛马》等当下流行的二胡曲，但他主要是拉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，这里人简称为“山曲”。

不知道的人以为“烧狗”在为演出刻苦训练，知道的人说，他不是拉二胡，而是在拉人家张玉英。

同宿舍的人干活累了，收工回来后想休息一下，而他却如痴如醉，没完没了地在那里吱吱咕咕地“发情”，于是，他被赶了出去。他就到连队礼堂里拉，一个能让张玉英隐约听见的地方。

连队礼堂没人时候空荡荡的，于是，二胡的回音悠扬而清纯缠绵，很美。

那阵子，唱“山歌”、拉“山曲”以及“烧狗”狂追张玉英，是连队的一道特别景观。

对此，西湖边来的王文涛气得咬牙切齿说：“‘烧狗’吧，这人就是不注意影响，所以啦，把印象搞坏啦。”

他见“烧狗”总围绕张玉英转，二胡声总围绕着张玉英的心转，时时处处联系着张玉英，就说“烧狗”是“狗看星星不晓得个远近”。

王文涛之所以生气，他认定张玉英只可能跟他，因为他接张玉英到连队的。

王文涛的姐姐是团政治处副主任，那天打电话给王文

涛说：“涛涛，你自个赶马车来，接一个新战士。”

王文涛偷懒，不想去，说：“姐，让司务长拉面粉捎回来不就得了啦。”

他姐可是个人物，时下是红彤彤“新生事物”的代表性人物，要是别人接旨早就电打的一样去了，因为他姐，他可以耍个小娇。

然而，这次他姐姐很严厉，有点像在工作场面说话，不许抗命，说：“涛涛——王文涛！你必须来，晓得啦？！”

王文涛就赶着马车嘟囔着嘴去了。

一见新战士，王文涛那双外鼓的眼睛就亮晶晶了，因为新战士就是张玉英。

王文涛姐姐穿草绿色军装，扎着最简单的小辫子，戴着主席头像和长条“为人民服务”像章，见报到的张玉英几乎和自己是一个模子扣出来的，就先喜欢上了，又看张玉英不同自己的是，有一条黑沉沉的长辫子，人漂亮健康，给她的印象一下子就很好了。还有主要是，近来，她母亲总为弟弟的婚事烦她，所以，她除了先从工作出发外，就把这个文静聪慧的姑娘放在了心上，有意为弟弟制造先入为主的机会。

王文涛很兴奋也很活跃，他至少反复三次以上对张玉英说：“晓得啦，小张，我们是军垦的精锐部队之一，这个值班连不仅在团，而且在全师都是先进的啦，曾代表全师到过军垦总局，让军垦总局领导检阅过的，你晓得不啦？这是了不得的呀，有次是团以上干部才参加的大会，我姐——”说到这里，他作了重要停顿说：“我姐作为出典型、出经验、叫

得响的边防值班连唯一连级干部，站在了团级以上干部中间，晓得不？和上级首长合过影，那情景，相信你可以想像到的，一定的，是吧？”

“好了，要知道，进我们值班连可不容易，首先是政治上可靠，才能在边境线上为祖国值班放哨，晓得啦？其次，人品是主要的，身体、长相、特长等都是硬条件，因为，我连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政治任务，眼下正缺人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。”

“嗯，我还要说给你听得噢，宣传队是我负责的，当然，我本人也是队员，我主要拉小提琴。”

他认为急需介绍的内容差不多了，就欣喜若狂地抓起张玉英的行李放上马车，又急急忙忙折回头，接住张玉英提着的装着饭盒、牙具、卫生纸的网兜，由此，有了团部到连队8千米一段马车相接的故事。

王文涛按时下的话说很自律，比较小心谨慎，精明细致周到，处处要给别人落下好印象。他认为在张玉英面前，第一印象更重要，既要表现出热情庄重，还要充分暗示出他的背景，并说明他本人有能力是干大事的人。

因为是他去接的张玉英，还因为有姐姐的用心，所以，王文涛认为张玉英就应该和他了，这没什么好怀疑的。

远处木斯岛冰山之巅白雪皑皑，面前萨吾尔山却秋色正浓，乌拉斯特河的灌木丛使两岸一片金黄，王文涛心情好极了，只是第一次发现团部到连队的距离怎么这么近。

当晚，他悄悄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见了她面后，我有了属于

惊心动魄的一刻。”

他不知道，张玉英打第一眼起，就不喜欢他那截太长的脖子和外鼓的眼睛，还有王文涛姐姐婉转但不可小视的政治压力。

第一次排练，张玉英双手拧着一块小手绢，被领进了连队礼堂，“烧狗”见之，倒吸了一口大气，他两眼顿时放出灿烂光芒，他被张玉英的美丽惊呆了。

人间美丽的女子，往往是给男人制造痛苦的，“烧狗”不懂，更不知张玉英由此给他带来了做男人的背气。

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惊讶，都在想，边防连队怎么会来这么漂亮的女孩儿？而“烧狗”不仅想这个，他已主动和张玉英打上了招呼了。

他没话找话说，找着法子往张玉英跟前蹭。就此，他的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始终不离张玉英了，就像跟屁狗一样，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有人公开讥笑他，他不管。这就是典型的不注重个人影响。

男人眼睛像膏药，男人眼里有水珠珠，就这，也叫人讨厌，张玉英偷偷想。

“烧狗”操着改造中的湖北口音对张玉英说：

“糟糕，小张喔，你唱的那一句，少了半拍的半拍沙。”

把“糟糕”说成“糕糟”，是“烧狗”独有的杰作，倍受嘲笑，他下定决心改，却改不过来。

他以最快速度在张玉英还与大家生疏时，第一个找她讲话。

“烧狗”是演出队拉二胡的。王文涛说：“‘烧狗’这老小伙子所以入选值班连，除了他修拖拉机、康拜因等农机有灵气外，就是会拉二胡，拉得还算是精道，但是，在政治上和生活作风上的种种表现说明，上级领导选他进值班连是走眼了。”

因为他叫“烧狗”，所以他就少了应有的光芒，还有叫人搞笑的是，他一天到晚到处“糕糟”。

“烧狗”却我行我素，自个儿讲究着，始终仪表堂堂，两眼炯炯有神，身上一尘不染。他在这方面倒是很在意，即使干脏活，比如挑房泥，别人嫌他一天太讲究，故意溅他一身泥，活一完，他马上就换。还有，他特别留意自己背头发型，始终让那团黑毛油亮整齐，根根如二胡钢弦竖在脑门前。他具备了生活作风不好的人典型特点。

“请你指教。”张玉英红了脸。那时姑娘很腼腆，那人眼神像膏药，但是为了商量工作，虽其用意有疑，但理由正当，不能不理。

接着，“烧狗”就把二胡弄来，“吱咕”、“吱咕”拧拧弦把，动动码子，就拉那一句，拉完，他抬起头，直勾勾朝着张玉英的丹凤眼看去，说“这一句沙，应长一点点儿沙。”

他说着，把拉弓的手伸到眼睛处，用食指和大拇指做出一个极小间距，说：“就那么一点点”。

一点点透出去的，是张玉英的丹凤眼与鹅蛋脸的惊慌，还有那富有生气的胸脯在剧烈的起伏。

张玉英并没有领会食指和拇指的间隙，于是，露出茫

然。

于是，她又来一遍，然后，“烧狗”大呼“糟糕”，又把食指和拇指放到眼前，对准张玉英。

张玉英还是没弄清那一点点，不过，她知道这个二胡手坐在面前，就是一堆火，他肯定想把他们之间的距离弄成火与纸那么一点点。

“烧狗！”王文涛见“烧狗”在张玉英那儿磨蹭，早就忍无可忍，瞪起外鼓的眼睛吼了一声，这情景像有正当权力的公鹿，正琢磨一只刚入鹿群的青春期母鹿，这时另有公鹿不识时务大举冒犯了母鹿，原来那只公鹿不愿意了。王文涛认为，大概不是张玉英慢了，而是你“烧狗”动作快了一步，“拍”长了一节！于是，就提着小提琴，面目严肃地过来对张玉英说：“别听他的，他自己就五音不全。”

王文涛凶，因为他是演出队带队的，是文教，文教是干部，你“烧狗”充其量是一个乐队偏将，来了张玉英，你苍蝇嗡嗡叫什么？当心几声凄厉，几声抽泣！

169

王文涛始终认定，因为他赶着马车去团部接的张玉英，姐姐明确说过：“涛涛，晓得啦，这姑娘你给我盯住了，就她了，对外人不要明说的噢，心里要有个数，省得爸妈为你操心……生活上要多帮助她……”

王文涛认定自己根正苗红，他姐姐又是团领导及大红人，他本人还会写批判文章，会小提琴，还会高雅深奥的围棋，已是连队文化的象征，具有知识领袖的地位，平日里，可以在连队大方地挥舞两手指点江山，不停地转动着长脖子，

甩着小小的冬瓜脑袋，四处张扬，所以，张玉英作为漂亮第一，别人都给我远点。

再说了，张玉英这盘菜，即使我王文涛不吃，全连或全团吃遍了，也轮不上你“烧狗”。那年月，一个生活作风不太好的人，就基本和劳改犯不远了。

张玉英来了，值班连活了。男青年有了新的活力自不用说，连女青年也兴奋了。

阳光灿烂地照耀在边境线上了。

这时候“烧狗”烧得不行了。他甚至很快了解到，张玉英老家是甘肃的，就四处说：“糟糕！都说甘肃女人红二饼沙，不过，看人家小张脸蛋蛋，真是甘肃洋芋蛋，开花赛牡丹。”

听得大家忍俊不禁，听得张玉英哭笑不得。

一次，“烧狗”喝酒略高了点，找到一个机会，对张玉英说，“玉英同志，说句心里话，不是我说沙，这个连，不，整个团，有几人能比上我沙？我说的主要是长相，其实，我乃男人中精品，是吧？”

他炫耀地把头一甩，梳理得当的黑亮长发齐刷刷倒向一边，帅帅地向后又一仰，再捋一把，做伟人状。

张玉英听得不敢出气。

“哎我说‘烧狗’，来了一个张玉英，你活了啊？一天跟公狗一样围着转啥你？玉英，少理他”。

“乌鸦”发现了问题，发话了。别人也发现了，但不好意思说出来，“乌鸦”说了，因为她心里不平衡。

“烧狗”不是她的，“烧狗”配母狗她也不管，张玉英呢，

爱和谁好就好去，主要是，作为女人，她心里有种隐隐约约的痛，那就是，他×的，张玉英一来，男人们咋就苍蝇一样乱飞？我他×的一直好好的，咋就没人有个好意呢？我每天在镜子前摸呀描的，白瞎了？

“‘乌鸦’，你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吃多了是不是？少吃点，再吃，更像母猪了”。

两人一个追，一个跑，嘻嘻哈哈打闹起来。

“可惜哟，都是他自己的错。应该说，他算一个挺帅气，聪明能干，会说会干的老小伙子，当然，更是一个叫人讨厌的骚哄哄的家伙”。

“乌鸦”和张玉英床挨床，认为很有必要维护和指导刚工作的张玉英，说：“少理他，他太老了，都29了。再说，在个人问题上，给人的印象不好，这不就完蛋了？”

她所以叫“乌鸦”，是“烧狗”的杰作。她嘴快，一天到晚呱呱叫，而且，“烧狗”说她不会讲好听话，“乌鸦”嘴，说话赤裸裸的，很难听，还不如我呢，所以命名她叫“乌鸦”。她不在乎。时间长了，像“烧狗”一样，连队里的小孩也都叫她“乌鸦”，她照样答应。

“乌鸦”与“烧狗”是连队的两道景观。

“乌鸦”最先傍凤凰。她有点儿背景，她大伯是团主要领导。她不太会跳，也不太会唱，更不会乐器，按说是进不了星光灿烂的值班连的，更是进不了演出队的，但是，人家就进来了。很叫人讨厌的是，“乌鸦”进来就进来了吧，还每个节目都争着上，不让上就动看家本事，一是哭哭啼啼，二是找

她的大伯。那个很抒情优美的6人舞蹈，有了“乌鸦”绝对大煞风景，于是，王文涛不让“乌鸦”上，“乌鸦”哭着指着王文涛鼻子骂：“你说老娘我哪儿不行？我知道你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！你等着瞧！”

团领导真的出面了，黑着脸对王文涛姐姐说：“你要注意了，我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，不是选资产阶级小姐，听说你弟弟嫌革命职工长相不好，就不许宣传毛泽东思想，这还了得？”

“——是，请领导放心，”王文涛姐姐表示，决不能让这股小资产阶级思想蔓延，并当即打电话，把王文涛训了一顿。

“乌鸦”油桶一般的身躯滚在一群苗条姑娘阵中，十分不协调，但她很卖力。她的动作每每比人少一截，腿脚每每比人慢半拍，但她觉得很协调，感觉很好，这就行了。

因她身材圆粗，“烧狗”开玩笑说她不是姑娘身，由此，她大大大骂大哭一场。由于她拙笨的演出，大家暗地取笑她，干脆故意让她参加一些难度很大的舞蹈，害得她臭汗滚滚，泪流满面。

她也不知道煞了风景。好在是宣传毛泽东思想，大可不必为怪。

依权附势，大家更讨厌她。“乌鸦”正孤立，来了张玉英，她便粘上了，整天与张玉英走在一起，加上是同宿舍，两人形影不离，乐不可支地享受着同张玉英傍在一起时男人们的目光。于是，她认定那些小伙子们幽幽的目光中，有属于

她的一份，她好惬意哟！她发现，张玉英上厕所时，路上都有男人的目光在跟，与其如此，就不如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了。因此，在她想上厕所时也要憋着，为的是等张玉英，为的是从宿舍到厕所那点距离中，走出扭扭的样子。

正是秋收大忙季节，为庆祝国庆，团里指定值班连排练节目，不仅要在全团巡回演出，以鼓舞斗志，促使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红红火火地开展，还要代表团去师部汇演。

说真的，“乌鸦”所以要争取参加演出队，她和许多人一样不敢说出口，是为了好玩和舒服一阵子。

演出队不仅男女可以顺理成章混在一起，而且可以不干活，不用站在拖拉机后面，蒙上头，在秋犁的尘土中“乘风破浪”。那年月有这思想可不敢说。

还有，演出队有一最大好处是，吃的好，这委实重要。他们到哪个连队去演出，都会被招待一顿，一人一碗土豆烧牛肉或者羊肉烧萝卜类，弄得好还混顿鸡呀鱼的，幸运了，领导看演出高兴了，说杀猪，于是，猪倒霉了，他们却抓住了，能混一顿红烧肉。并且，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团部和师部演出还能喝上酒，这对男同胞来讲，尤其是对“烧狗”来说，等于上山做了一回神仙。

他们穿着军装，扎着武装带，描眉涂脸后，个个精神抖擞，人人漂亮，互相看来看去，把不顺全看没了。都是俊男靓女，好不欢喜。

最光彩动人是化了妆。“乌鸦”化了妆，借一切可能的短暂机会，笑嘻嘻，粉嘟嘟地满连队转。

指导员王存义是陕西人，见了大斥一顿：“你弄得哦满连队飞‘乌鸦’，哦见日鬼了，骚不哄哄鬼样，给哦滚回去！”

都说演出队是大染缸，并定论说，凡是进演出队的没一个好货，有人就常拿“烧狗”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说事。

“烧狗”也不争气，在这方面总有些按捺不住，王文涛说他是骚情开关不好。

问题在于，他29了，竟没有一个姑娘表示接受他孜孜不倦的爱意。王文涛说“烧狗”近年来像个爱情弓箭手，背着一兜兜情箭，草木皆情，见了女青年就一顿乱射，于是，给了“烧狗”一个“乱爱公式”：急于求成——欲速则不达——弄巧成拙——孤狗一只。

都说自从张玉英到来，“烧狗”立志“敢上九天揽月”，把乱发的乱爱之箭，统统留给“幸运”的张玉英了。

但是，在团结女青年上不得要领的“烧狗”，在机修方面颇有灵气，连队的拖拉机、康拜因等“头痛”“腰酸”“闹肚子”，最后非让“烧狗”出面不可，就此有人说“他×的，值班连的机器全是母的，要不，怎么只认骚哄哄的‘烧狗’呢？”

“烧狗”不会甘心“母机器”的倾心，人家要征服女青年。

自从“烧狗”抢先与张玉英对阵后，就像车有站人有主的样子，见了张玉英便打招呼，俨然老熟人，而且始终套近乎，在人家面前一会儿“沙沙”，一会儿冒出个“糕糟”，全然不顾及旁人恨恨的目光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，连队传来消息，部队放映队要在团部慰问放映电影《卖花姑娘》，这在当时来说，的确算喜讯。

连队像过节，食堂早早开了饭，人们把玉米发糕和难得一见的肉炒莲花白急急吞在肚里后，就三五一群奔向8千米外的团部。

傍晚下起了大雪，萨吾尔山不见了，接着还刮起八、九级的诺海风。时下，演出队的任务快完成了，既然来了人人翘首盼望的好电影，团政治处决定，演出队在电影放映前再演一场，同时慰问边防站的指战员，所以，演出队又享有特权，坐拖拉机去团部。

大轮子“28”型拖拉机驾驶室位置，坐着领队王指导员。拖斗上拉着吱哩哇啦的演员们在路上奔驰，沿途那些徒步的家伙个个不露好脸，对“突突”而过的拖拉机表示极其愤慨，平时种地挖渠打石头站岗出臭汗，没多少时间关注意中人，这会儿，使劲瞄着车上。

拖斗不大，还要装道具，所以，演员们拥挤着站在拖斗上，任凭拖拉机在搓板一样的沙石路上疯狂颠簸。

“烧狗”瞄着向张玉英身边挤去。

拖斗上的演员自然分成男女两个板块，形成人为的阵营。张玉英被一挤一推，站在了男女结合部。

“烧狗”本来在男子阵营里侧，他拼命冲向结合部，直到了张玉英旁边了，才松了口气，乐了。

接着，“烧狗”就不规矩，这让张玉英非常吃惊。在那个年代，男女界线，泾渭分明，而张玉英发现“烧狗”极力靠近她，她就拼命往女子方块中挤。无奈，拖斗在颠簸中突然一前，又突然一后，左一摇，右一晃，把拖斗里的人尽情揉搓